

恋上一滴泪  
◇ 著

一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  
大抵是因为  
那里有你深爱的人  
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

# 我有所念人， 隔在远远乡，

为了一个人  
奔赴一座城

从北京到伦敦  
从纽约到澳门

18 座城市

18 种人生

18 段感情

《花火》杂志常驻作家  
恋上一滴泪 为爱执笔

温柔抚慰 钢筋丛林里孤独流浪的你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LIUZHUO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R

我有所念人  
隔在远远乡

，恋上一滴泪 —— 著

wo you suo nian ren, ge zai yuan yuan xia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有所念人, 隔在远远乡 / 恋上一滴泪著. — 南昌: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 8  
ISBN 978-7-5500-2364-2

I. ①我… II. ①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8336号

---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  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  
E - 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我有所念人, 隔在远远乡  
作 者 恋上一滴泪  
出版人 姚雪雪  
出品人 余 言  
监 制 楚 河  
责任编辑 李梦琦  
特约编辑 宁为玉  
封面设计 陈天然  
封面插画 木木夕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233千字  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 
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364-2  
定 价 35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309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HAPPY LOVE  
欣欣向爱



## 目录

CONTENTS

序一

序二

005 **我从未拥有你，又如何想起你（南京）**

他曾经被这么美好的女孩爱过，也算是他这辈子最厉害的一件事。

020 **长风伴星眠（佛山）**

麻雀，不要再漂了，回来吧。

039 **水煮鱼也笑你太无赖（重庆）**

现在的我，是重新的，和现在同样是重新的你，在一起的话，真心般配……

053 **开往春天的航班（长春）**

我说过的，这不仅是我的梦想，也同样是你的梦想。

068 **他来看我的演唱会（上海）**

当一个人很热爱很钟情某样东西的时候，会失去理智，会不顾一切，就算在别人眼中完全不被认同。

082 **独舞（大理）**

你可以不信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

097 **你不懂得 612 星球的悲伤（北京）**

他有了新的人陪伴，再也不需要她这样的负累。

113 **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（澳门）**

原来，时光真的从不等人，我不断努力变优秀也没用，她从未想过要等我。

129 **小提琴拉不出我们的圆舞曲（深圳）**

我梦到我回到了家，可我知道，我不愿意再回去。



- 144 **我只能跳一曲孤独的舞（武汉）**  
十年前，曾经有人对我说，十年以后让我当他的舞伴，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他早就不跳舞了。
- 158 **从前，以后（长沙）**  
我曾经以为，也许我会是侥幸的那一个。
- 172 **爱人的心不能环游全世界（成都）**  
我想一直留在这里，可能是，我还想再遇到谁吧。
- 186 **浅草寺没有悲伤（南昌）**  
她就像是强硬地给自己加了一个壳，把所有人或事都阻挡在外，不让任何人闯进她的世界。
- 202 **我愿活在你的回忆里（广州）**  
她竟然爱了他这么多年，却一直，不曾让他知道过。
- 219 **七月的风吹过赤柱的海（香港）**  
她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但她不知道等一个人爱上自己，得多长时间。
- 234 **如果有如果，然后没然后（悉尼）**  
他永远是最爱的人，可我注定得不到他的心。
- 252 **纽约，纽约（纽约）**  
我还没好好地重启我的人生，也没准备好最佳状态，我怎么敢重遇？
- 267 **十年伦敦不见大雾（伦敦）**  
他一直欠她一句，我喜欢你。这一欠，就是一生。



## 漫漫十年，你我相伴

文 / 轻薄桃花

人生中第一次写序，献给我认识了十年的泪崽。

真没想到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，十年前我还刚刚毕业，是青春貌美的黄花大闺女，咳咳……和泪崽在杂志圈狭路相逢，一起闯荡言情小说界。

我们在一个作者群里认识，跟的同一个编辑，那会儿群里的作者都自来熟，但当时作为新人的我，还是有点小心紧张，偶尔在这个群里发表一两句话，泪崽总会回复我（她可能太闲了），一来二往，我们开始私下聊天，常常聊得不亦乐乎。

泪崽在我眼中是全能写手，左手写得了浪漫煽情的言情小说，右手写得了热血朝气的青春疼痛，一度是我眼中的天后。当然了，当我们在电脑前面唠嗑吹牛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对方口中的天后。我们讨论小说情节，我们展望成为大神的日子，我们在无数个午后一边拖稿一边使劲吹牛。

2012年，我和泪崽在云南会师。人生中总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刚好我们都向往云南，于是相约在那！昆明火车站，我终于见到

活的泪崽，像个假小子，笑起来有点腼腆。那是十年中我们唯一一次碰面，一路走过大理双廊和丽江，在泸沽湖环岛骑行。这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但泪崽，她的生活一直动荡，她始终没有办法安定，她一直在漂泊。

后来，我的人生跟其他人一样，平顺简单，结婚生子，也曾一度迷茫，没有继续写作，会常常疑惑将来要做什么。幸好我又慢慢走出来了，再次开始写稿，岁数改变了，我也开始写长篇（虽然写得很慢）。

虽然已经嫁为人妇，变成儿子的妈，我跟泪崽还是会在网络上经常聊天，她也做过不少事情，在最惨淡的时候也会跟我诉说生活的不易。后来，她也自己走出来，重新打开文档写下新的稿子……时光慢慢流逝，我们各自的生活几乎是平行的，但我们的友情似乎永远不会改变。

她说要认我宝宝做干儿子，可惜我们一直未能再见上面。

十年，我们仍然在电脑前互相鼓励互相吐槽。

十年，我们还没有变成大神也是够悲催的。但我们在一个一个实现当年的梦想，泪崽，记录她青春的欢乐和眼泪的短篇，终于要以合集的形式出版。她的文字，朴实坚强，她的每一个故事都发来给我看过（虽然我也不是全都看得下去，哈哈）……

我是轻薄桃花，是泪崽最好的朋友之一，也感谢她让我给她的新书写序。而我也祝福她，早日成为大神！（同祝福自己）

写于凌晨两点睡不着。





## 从前慢

文 / 柳扶疏

我和小泪初见已有七年，若算起来相识的时间，那还要再往前推上几年。

犹记得第一次见她是个明媚的五月天，夏风微凉，她穿一件简单干净的T恤，拖一个行李箱，见到我，有些羞涩地笑。起因只是因为我随口问了一句，要不要一起去旅行。她说，好。

一拍即合，说走就走。

于是几天后，她出现在了 my 眼前。她坐了整夜班车，从临近的省份来到我的城市。几年以后，她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，七年以后我们在南宁第二次见面，但仍然有着初见时的心情。除了我们变老一些，被工作折磨得有点憔悴；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。

在这本书里，每一个故事都发生在一座真实的城市。北京，成都，重庆，香港，广州，澳门，上海……这些都是小泪到过的地方，每一座城市都曾留下过她的足迹，留下过她最鲜活的回忆，所以才能写出这样动人心弦的文章。

这些城市，也都是我曾去过的地方。

犹记得在一起旅行的那些时光里，我和小泪在漓江上淋过雨，在西街上唱过歌，在一个有缘的店子里跟老板聊得不愿意离开，我们还坐在台阶上看夜晚灯光璀璨人来人往。那时候我们都二十岁出头，在我们的青春里，快乐且迷茫。

那是我和她的初见，却仿佛相识多年的老友。即使已经过了很久，如今想起，依然会记得从前的星光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怀念从前。

从前的时光很慢，天空很蓝，日子总是很简单，我们所要担心的不过是下一餐吃什么，下一站去往哪个目的地，以及下一次何时才能遇见自己喜欢的那个男孩。

从前的我们说走就走，从前的我们笑容很真，从前的我们，敢去爱一个不能爱的人。

你可曾读过木心的那首《从前慢》？

记得早先少年时  
大家诚诚恳恳  
说一句 是一句  
清早上火车站  
长街黑暗无行人  
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 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
车马邮件都慢  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所有人的青春里，似乎都有一段回忆，关于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人。

愿这本书，能让你忆起内心里最温柔的那个角落，记起从前所有爱过、痛过，铭刻在青春印记里的——那些时光。

## 我从未拥有你，又如何想起你

// 南 京

他曾经被这么美好的女孩爱过，也算是他这辈子最厉害的一件事。

### 1. 喜欢一个人啊

十年前——

郑晓霞被同桌诬蔑作弊，被班主任罚放学以后绕操场跑十圈。那时候的郑晓霞，皮肤黑黑，鼻梁上挂一副玻璃瓶底那么厚的近视眼镜，身上套着的校服比实际身材大两码，一个人逆着风无比吃力地沿着操场慢慢跑着，就算跑得慢，也不敢偷懒。

被汗水打湿的视野里，慢慢浮现一个男生的身影。他同样穿着白色的校服，却能给人一种俊雅飘逸的感觉。他身形修长，脊背挺直，黑色的短发像海藻一样飞舞，跑起步来矫健有力。他也许比她还要早的在操场上跑步，当然，郑晓霞是罚跑，而他是在训练。

他是南京第九中学人人口口相传将来要加入国家田径队的一号选手，他叫作任光明。

同样都是十五岁，有些人的十五岁平乏得连一杯白开水都不如，而有些人的青春肆意张扬，灿烂夺目，光是看一眼，就再也不舍得移开目光。

那时候，郑晓霞觉得她距离任光明最近的一次，就是任光明又气定神闲地跑完一圈，用平日训练的速度从后面缓缓跑上来，若无其事地经过她的身边。她的心跳莫名一窒，大脑停止运转，身体的血液统统涌向脑门，脸颊烧得通红，看上去快要爆炸一样。

但她什么也没有做，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任光明慢慢跑出她的视线，而视线尽头的落日比往日都要好看，美丽得让人心醉，然后心碎。

喜欢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，当时只有十五岁的郑晓霞还不能明白。

五年前——

打听到任光明他们班的班级聚会的地点跟时间，郑晓霞凭着一腔孤勇跑到人家聚会的地方去。她用已经瘦下来的身体撞开包厢的门，本来还热闹的KTV包厢一下子安静下来。过了十秒，有人率先开口问：“同学，你是不是进错包厢了？”

郑晓霞的眼睛像镭射灯一样快速扫过在场所有同学的面孔，很快发现窝在沙发角落的任光明正在跟一个头发染成金黄、顶着一张网红脸的女孩说着悄悄话。那一年，任光明没有再继续念书，他在教练的极力推荐下如愿加入国家田径队，每天高强度的训练，不时去不同地方比赛，想得知他的消息，只能通过网络跟电视。

郑晓霞还知道，任光明谈恋爱了，他的女朋友是他念高中时的同桌，青春时代的爱情故事不见得有多荡气回肠，但他们俩都是熠熠发光的人，一时就被传成了佳话。

任光明自始至终不知道有人闯了进来，他的眼里心里都只看得见自己喜欢的女孩。有人认出郑晓霞是他们的高中隔壁班同学，但那会儿郑晓霞已经讪讪地退到门外，重新把热闹跟欢腾留给他们。

她鼻子一酸，心里想着要高兴一点的，最起码还是见到他了啊，但为什么看到他幸福的模样，她做不到真心祝福呢。

喜欢一个人啊，好像是一门值得花一生去研究的课题，二十岁的

郑晓霞还是理解得不够透彻。

现在，二十五岁的郑晓霞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，一步步沉重走去任光明的身边。

早上的医院还算安静，任光明住的病房在走廊尽头。郑晓霞走过无数遍这条路，可每次快要到达尽头的时候都会折回去。她深呼吸几口，终于抬起胳膊弯曲手指在门板上叩了两下，病房内的男生适时回过来。

五年不见，任光明的脸上多了几分成熟跟沧桑，清癯的下巴布满青色胡茬，从前漂亮有神的眼睛底下多了一圈彰显睡眠不足的青色，但依然英俊不凡。

“你好，你是？”任光明的眼里不动声色飘过一丝兴奋，看清来人是谁以后又恢复平静。他淡淡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开口询问。

他果然是不认得她。郑晓霞本来就不期待他会觉得自己眼熟，可看着他像看别的陌生人一样冷漠但礼貌的眼神，心底一阵抽痛。“嗯，我是这家医院的康复治疗师，我姓郑，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来病房给你做四十分钟的康复治疗……”

随后，郑晓霞有板有眼地跟他说明每天治疗过程中她会做哪些动作，而任光明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条件反应。

他表面上认真听着，其实心不在焉。

这时，郑晓霞走到他身侧，俯下身，几缕飘着洗发水香的发丝拂到他脸上，他下意识地轻轻蹙眉。郑晓霞的耳朵开始发红，然后抬起手指把头发捋到耳后。“治疗过程中如果觉得疼，你可以喊出来，我会把力度减小。”是公事公办的口吻，郑晓霞把手机拿出来，当着他的面按下计时器，“好了，治疗开始。”

她从未觉得四十分钟原来是这么漫长，最让她觉得诧异的是，任光明始终面如死水一声不吭，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给一块木头做治疗。

四十分钟后，郑晓霞有点灰心地看着他，忽然听见他问：“郑小

姐，”他记住她的姓，“你说，如果一个人突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去死了呀……”

## 2. 她的心疼无处安放

任光明是三个月前发生的车祸，据说，当时车上有他还有那个谈了七八年恋爱的女朋友齐娜，车祸发生往往在一瞬间，在这一瞬间里人会做出最接近求生本能的行为。

任光明却选择挣开安全带飞扑到女朋友身边，企图用血肉之躯抵挡一切伤害。他的女朋友齐娜只是受了轻伤，可他全身多处骨折，甚至伤害到腿部神经，医生给他动过几场大手术后很确定地宣布，他以后再也不能当一名运动员了。

车祸发生的那一天，任光明跟齐娜还有一帮好朋友刚刚庆祝完他二十五岁的生日，在这之前，他依然是一个出色的田径运动员，光是他一个人的收入足够养活父母还有齐娜，他在体坛是刚刚升起来的明星，未来跟前途无可限量。

郑晓霞已经努力做到对任光明的事表现得漠不关心，年轻的医生护士或者治疗师多少有点八卦，她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跟任光明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郑晓霞每一天早上都会去病房给任光明做治疗，时间久了，郑晓霞发现任光明不再总是冷着一张脸，他偶尔也会跟她随意聊点什么，大到南京现在的房价，又或者小到中午医院会吃什么饭菜这样的事情。

她终于光明正大来到他身边，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。

任光明已经可以自己下床，但需要别人搀扶或者拄一根拐杖才能走路。郑晓霞进来的时候看到他靠在窗前看着外面，住院部的楼下本来是一块空地，今年年初时新建了一块人造草坪，任光明贪恋地看着草坪上或闲闲地散步的大人，或随意奔跑的孩童，眼睛被阳光染成金色，写

满羡慕。

“任先生，你想不想下去走走？”难得地，郑晓霞做完治疗没有立刻离开，反而温柔平和地提议。

任光明喜出望外地点点头。

中午的阳光更热烈四射，郑晓霞轻轻搀扶任光明走到人造草坪，忽然，任光明停下脚步，目光胶着在前面某个人身上。郑晓霞顺着他的视线微微半眯起眼看过去，发现他的女朋友齐娜来了。

任光明很激动，扭过头说：“郑小姐，你不用扶我了，你赶紧去吃饭吧。”郑晓霞的心莫名一紧，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她什么事了，她去食堂打饭吃饭，忙活了一上午却一点儿胃口也没有。

从食堂出来，郑晓霞还是特意走去草坪看看。她却只看到任光明，他像是坏掉一样傻傻地站在太阳底下晒着，而齐娜已经不知所终。她赶忙走到他身边，轻拍他的胳膊，用眼神询问他发生什么事。

任光明隔了很久才回她：“没什么，我的未婚妻……不对，她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她说希望我好好接受治疗，康复以后要振作起来。她说家里人劝她跟我分手，而且帮她介绍了婚事。”

“所以呢？你同意分手？”郑晓霞一听，气得几乎晕厥过去。

“不同意又怎样呢？”没想到，任光明反问了一句。郑晓霞垂下眼，才发现自己暗恋他那么多年，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他。想必，他也知道是齐娜故意找借口提的分手，他顾及她的面子，把悲伤跟难堪都留给了自己，让她从此自由也不用受自己拖累。

郑晓霞觉得心疼，因为任光明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成了一个累赘。

那天以后，任光明比从前更积极接受康复治疗。他最开始出车祸时，每天有不少人来医院看他，那时他信心满满，还以为自己因祸得福。渐渐地，康复的过程缓慢又疲累，就剩下他一对已经退休的父母还愿意每天煲一些汤去看他，齐娜也慢慢开始找各种理由说不能去医院看他。

他终于明白，他已经不是天子骄子，他从神坛上狠狠摔下来，他

无能为力地看着亲近的人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。郑晓霞记起他问过自己，他已经一无所有是不是可以去死，她当时回答他：“并没有，比你惨的人多了去了，他们不照样活得好好的？”

她变成了唯一一个最勤快去看他的人，跟他说话，帮助他复健，陪他晒太阳，虽然这一切打着工作旗号。

转眼就到圣诞节，任光明的情况要到来年才能出院，郑晓霞装作群发的模样给他特意发了一条短信息：圣诞快乐，郑晓霞。没想到他很快回复了一条：谢谢你，也祝你快乐，郑小姐。

他习惯叫她郑小姐，她也习惯听他这么叫自己。康复治疗师是一个尴尬的职业，他们不是医生，也不是护士，有一些人会粗俗地叫他们“按摩的”。郑晓霞虽然在最好的医院上班，工作也快三年了，工资依然没涨多少，甚至比一些有钱人家请的护工阿姨薪水都要低。

郑晓霞来不及开心，更大的惊喜在后面，又是任光明的短信：郑小姐，你什么时候休假，我想去看一场球赛，如果不介意，你带我去，我请你吃饭。

### 3. 最珍贵的两小时

任光明跟医院请了两小时的假，对平常人来说，两小时做不了什么事，但这两小时对郑晓霞来说，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。

她开车送任光明回到他们的母校，南京九中。路上，任光明安安静静坐在后面，脸庞侧对着车窗外，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出过门，十分贪恋外面的一切。阳光透过窗玻璃把他的侧脸照得异常明亮，另外一边落在阴影处的侧脸，却浮上淡淡忧伤。

任光明忽然闷闷开口：“郑小姐，你以前也是九中的学生？”

郑晓霞身体一僵，不敢相信他原来是知道这件事的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艰难地吞了吞口水，挑眉询问。“前几天有个老同学来看我，



她说你也是九中毕业的。”

按照正常思路，郑晓霞应该问那个同学是谁，这时任光明紧接着就说了：“她叫作周思敏，从前跟你一个班的，对么？”

郑晓霞点点头，不再多说什么，看似专心致志地开车，心里早就翻江倒海。

她当初也是因为周思敏这个人才知道任光明出车祸的消息，她当然不希望任光明出车祸，可也是因为这一场车祸，她跋山涉水了十年时间才终于跟他成为有说有笑的朋友。

说起来，她还欠周思敏一顿饭。

同样都是毕业于南京九中，郑晓霞努力打开了话匣子，任光明也回忆了很多往事，时间不知不觉溜走，他们很快回到母校。任光明坚持自己一个人走不需要搀扶，郑晓霞默默走在他的斜后方，能看到他很久没有打理过的头发长到了脖子。

任光明回来母校的主要目的不是看球赛，而是来缅怀一些不能说出口的回忆。

郑晓霞陪任光明走过长长的跑道，想起十年前自己一边跑着一边偷偷看他训练的样子；又陪他来到他上过课的教室，旧教学楼已经没有投入使用，准备开年以后拆掉，任光明一脸伤感地坐在里面，发了好久的呆；最后陪他走到小卖部，他从前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一些老师跟职工都认得他，他们拉着他聊天，他只字不提自己出过车祸还有不能再跑步的事。

任光明很贴心地买了一杯热奶茶给她；她没有喝，不舍得喝，放在手心暖着。

某个老师指着郑晓霞问任光明：“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呀？谈恋爱这么多年了，也是时候要给姑娘一个名分了。”

郑晓霞想，老师是把她当成齐娜了，她无比局促地看了他一眼，看见他没有承认更没否认，各种滋味在心头。这时，任光明的手不紧